皇清經解

B-13
476
209

18
20
209

東京大學

禮經釋例卷十二目錄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支那錢物所有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畢歸反命
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
受饔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饔卿接聘賓君
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覿禮郊勞士喪禮襲
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夫人使下大夫
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凡祖禓皆左在衣謂之祖在裘謂之禓
凡執玉有藉者禓無藉者襲
凡縮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共二十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禮經釋例　歙淩進士　廷堪　著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廷堪案士冠禮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又屨夏用葛元端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又屨夏用葛元端黑屨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考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爲緇布冠陳之疏引論語鄭注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是緇

布冠亦緇布衣也朝服用又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元冠
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皆衣與
冠同色者也又朝服緇帶素韠注以爲素裳疏云雖經不言
裳裳與韠同色既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又皮
弁服素積素韠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又爵弁
服纁裳緅韠注纁裳淺絳裳緅韠縓緑也士縓緑而幽衡合
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此皆裳與韠同色者也又朝
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韠白屨燕
禮記燕朝服於寢注同士冠禮素積白屨此皮弁服之屨又
爵弁纁屨爵弁服纁裳緅韠故亦同纁屨也此皆屨與裳同
色者也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

注以爲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韠不同色者如注
既以朝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韠是也亦有
屨與裳不同色者元端用黑屨而裳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
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
即別言之衣與冠之例既然則裳與韠屨與裳之例可知也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
鄉先生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冠禮冠日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
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又云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
北上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不爵韠
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云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疏云贊者皆降主人一等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別云元端也前擯者別云元端亦然雖同用元端而賓主人則元裳爵韠兄弟則元裳緇韠擯者贊者據疏當黃裳雜裳爵韠其中亦自有等差也又冠者初加緇布冠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又冠畢乃易服易爵弁服也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經誤作鄉據冠義當作卿大夫敖氏繼公曰鄉之異爵者或曰卽主治一鄉者蓋未之深考也鄉先生皆用元端爵韠士之正服也特牲饋食禮筮日筮尸用元端蓋士禮此士冠筮日筮賓用朝服加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

又按士冠禮陳服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元端則爵韠若緇韠則謂之裨元葢又炎于元端矣餘詳朝服惠氏棟曰裨元卽漢之袀玄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玄高誘曰袀純服玄冕齋衣也篆書裨與袀相似古文作均

又按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卽元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葢思以其所學仕于列邦而又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元端章

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云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卽元裳者矣經又云主人如賓服則亦元端緇裳又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是使者主人皆元端也親迎壻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注不言何裳當亦緇裳如使者服也惟士攝盛故服爵弁纁裳緇袘使者及壻從者則士之羣吏有司當黃裳雜裳此用緇裳者亦攝盛也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鄉射禮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元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無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元端也

又按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謂戒賓時元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

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元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即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謂助祭者又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又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宿尸尸如主人服宿賓賓如主人服又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是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殺皆用元端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注皆者謂賓及兄弟此指助祭者用朝服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是視濯亦用元端也又注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又記云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辭注與主人同服是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也裳有三等者各隨其位而服之也助祭者皆朝服而祝與佐食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宜與尸同也又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疏云上服對深衣在下士之正祭服元端即是卒者生時所著之上服故尸還服之是

士虞尸服亦與特牲同也

又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敖氏繼公以爲皆之一字兼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曰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任氏之辨甚析竊謂記嫌尸祝佐食亦朝服故下文復言元端以別之不言主人者經文已詳故也然亦惟正祭賓及兄弟朝服耳若筮日筮尸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仍服元端葢元端士之正服也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又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云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也考特牲饋食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宿賓皆用元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用元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則攝盛用朝服葢相變以爲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則與特牲用元端不合疏曲爲之解非經意也

又案士冠禮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此朝服之冠也又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裳同色也謂同用緇色此朝服之衣與裳也又云緇帶黑繒帶也此朝服之帶也又云素韠白韋韠也鄉飲酒記注同此朝服之韠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疏云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此朝服之屨也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蛤柎注緇約紕如衣刀鐔縫中純也純緣也純博寸此皮弁服之屨經不云皮弁者以皮弁服與朝服皆同用素裳白屨故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緇韠者下大夫之臣敖氏繼公曰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此緇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敖氏之說較注加詳益朝服雖緇韠亦素裳若裳與韠同色則元端非朝服矣

又案素裳白屨則爲朝服元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爲元端餘皆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元端故也若然元端一冠兩服也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元黃雜三裳皆同用黑屨此元端之屨元端朝服其裳色不同考禮之通例屨與裳同色故其屨色亦不同此元端朝服之分也陳氏祥道解朝服元端與鄭異不可從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

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唯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

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皆用元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說見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又云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君授使者幣也又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又云上介釋幣亦如之又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此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也又未入竟壹肆注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又

云朝服無主無執也注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
也徒習其威儀而已此肆儀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
載旜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
敬也又云乃入陳幣于朝此聘畢歸反命也又使者若有私
喪歸使衆介先哀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
釋服是使者反命雖有故亦朝服也此皆君與使者在本國
所行之禮不與異國之君相接故皆用朝服不用盛服也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
受餼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
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
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
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
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展幣也又君使卿
歸饔餼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下經賓受
饔餼用皮弁服此辭饔餼也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此問卿也
皆賓用朝服者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
受幣之禮又歸士介餼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此上介
士介用朝服者也考聘賓至所聘之國惟與主國之君相接
行聘享覿及受饔餼受還玉禮重者皆用皮弁服其餘禮輕
者皆用朝服隆殺之義也士介受餼用朝服不同賓用皮弁

服上介用韋弁服者以宰夫歸士介饔亦用朝服致之故也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饔卿接聘賓君
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
朝服用束帛勞注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
朝服此郊勞也據注請事請行亦朝服請事在未入竟時又致館後宰夫朝服設
飧注食不備禮曰飧此設飧也皆主國之君使人於聘賓也
又士介四人皆饔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
致之此主國之君使人於士介也又賓問卿卿受于祖廟下
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此主國之卿接
聘賓也皆用朝服又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
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此卽
公食大夫之禮也公食大夫是主國之君食小聘大夫此是
食大聘大夫故其禮同用朝服也又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
注此句宜在凡致禮下考下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
豆注凡致禮謂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賓
與上介也加邊豆謂其實於饗禮今亡聘禮又
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謂如不親食之禮也饗禮篇亡以此
經考之或亦用朝服如食禮歟考主國之君惟親接聘賓行
聘享覿之時用皮弁服使卿歸賓饗饔使下大夫歸介饗饔
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韋弁服君使卿還玉於館用皮弁服
行聘及還玉是盛禮歸饗饔歸禮皆主國所以優聘賓者亦

盛禮故盛其服也郊勞設飧其禮殺故用朝服也致士介饔不用韋弁服而用朝服者士介賤故殺其禮也卿接聘賓用朝服者辟君也皆聖人制禮之精義也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特牲饋食禮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亦據記文而言也其餘謂賓及兄弟也不元端則朝服矣主人元端賓及兄弟皆朝服者助祭攝盛故也

又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任氏大椿曰士喪禮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考之則占者當朝服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士筮宅占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曰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端輕於朝服而卜重於筮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卜日占者元端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例似未合其說是也至於以元端止為族長及宗人言之竊恐未然經但云吉服不云元端元端者注說也又雜記鄭氏注朝服純吉服也則亦以吉服為朝服矣考士冠禮筮日主人

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則此卜日族長及宗人亦當與占者同服朝服也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又云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亦皆士禮用朝服者也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筮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抱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又朝服筮尸如筮日之儀又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又祭日視殺視濯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是筮日筮尸請祭期視殺視濯皆用朝服也又饌器畢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是主人正祭亦用朝服也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元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少牢饋食禮助祭者及尸祝佐食經俱不云何服當亦用朝服與主人同也若助祭者別服盛服則經必特言之不蒙上主人之文也大夫助祭者不攝盛嫌偏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鄭氏注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孔氏正義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經傳之說不同故鄭孔云然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氏正義曰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

又云尸服朝服今少牢無此文或孔氏因特牲尸如主人服而推之耳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卽筵坐（冠者卽筵坐也）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如始加緇布冠時也）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奉紱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至于朝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又云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受玉還玉皆聘之正禮故皆用皮弁服又君使卿歸賓饔餼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受饔餼亦禮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此覲禮用皮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弁服者也又聘禮受饔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

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此皮弁之制也注又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縞也）辟蹙其要中此皮弁之裳也經云縞帶素韠此皮弁之帶與韠也經又云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縞純純博寸注魁蛤柎注也此皮弁之屨也（朝服亦用此屨）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益亦綠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爲衣與注以白布爲衣之說不同（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儒多不之信然考聘禮公側授宰玉禭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延堪案士冠禮三加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緇袘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爵弁者也士昏禮親迎主人（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纁裳緇袘注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注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襲服爵弁服純衣此喪禮用爵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服云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考爵弁尊于皮弁

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云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緦其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又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緇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緦耳先裳後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裳與帶也注又云韎韐緦韋也士緦韋而幽衡玉藻文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韋韍之制似韠此爵弁之韠也赦氏繼公曰不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韍又經云爵弁之屨飾以纁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容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爲異也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其說爵弁之形與注不同又曰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爲即韋弁若然又當以韎布爲衣或韎韋爲衣與冠同色矣

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緣衣三也疏云緣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緣衣即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葢韋弁稍次于爵弁或衣裳小異（爵弁緇衣韋弁緇布衣或緇韋衣）猶元端之於朝服故言韋弁即兼爵弁也又云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冠弁即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饔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此歸上介饔餼也又云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夕問卿之夕也）此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也皆用韋弁服疏云春官司服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眡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行聘享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注以爲敬也又聘禮歸饔餼上介韋弁以受則上介受饔餼亦用韋弁服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前此賓受饔餼用皮弁服故注云然也

又案聘禮韋弁注韋弁兵服也其服葢緅布以爲衣而素裳考司服鄭氏注韋弁以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詩采芑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云素裳陳氏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書二人雀弁爵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冕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易氏祓曰韋弁卽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

綦弁也書顧命西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　竊謂爵弁緇衣韋弁韎衣韋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之裳不同故有二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

凡覲禮天子用袞冕侯氏用裨冕

廷堪案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注袞衣者裨之上也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以侯諸侯見是天子用袞冕也上經又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是侯氏用裨冕也袞冕注云袞衣者裨之上是袞冕非裨冕也此注又云

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兼裘冕言之益據司服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陳氏祥道曰覲禮侯氏裨冕會子問曰大祀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夫裨冕鄭康成釋觀禮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拘矣考觀禮經文既云衮冕又云裨冕則衮冕而上謂之裨冕明矣故鄭注亦云衮衣者裨之上也鄭司農以鷩爲裨衣益統鷩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鷩冕也敖氏繼公曰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若然則經文何不直云天子裨冕而云天子衮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鄭司農

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
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天官司裘疏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所謂六冕也合韋弁皮弁冠弁爲王之吉服九故司服又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
又案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又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爲髮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是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也主婦

贊者一人當亦是大夫之士昏禮親迎婦纚笄宵衣注纚繒
妻來助祭者疏不明析
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
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婦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
別耳又婦見舅姑纚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特
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注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
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
祭者同服也是士之妻纚笄宵衣也士昏禮親迎女次純衣
纁袡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緁
衣其色元袡亦緣也據注此所謂次卽少牢被錫也則純衣當
亦侈袂之衣士妻而被錫衣侈袂者昏禮攝盛也故見舅姑
仍纚笄宵衣矣又云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纁注袗同也
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纁禫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
之襮陽氏復曰特牲注以綃爲衣此以綃爲領二說抵牾考士冠禮冠曰兄弟畢袗元
凡元端者爵韠若縞韠則謂之袗元益又次于元端矣昏禮
女從者畢袗元其亦宵衣之次歟
又案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
展衣緣衣素沙謂以素沙爲六服之裏也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以春官司服
推之男子袞冕猶婦人之褕衣也男子鷩冕猶婦人之揄狄
也男子毳冕猶婦人之闕狄也男子希冕猶婦人之鞠衣也
男子元冕而下猶婦人之展衣也男子皮弁而下猶婦人之
緣衣也男子之冕猶婦人之副與編也男子之弁與冠猶婦

人之次也以禮經推之男子爵弁服猶婦人之次展衣也男子元端則婦人之纚笄宵衣矣故少牢大夫祭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士祭禮主人元端主婦纚笄宵衣也又士昏禮男子爵弁則女次純衣者展衣也少牢男子朝服則主婦被錫衣侈袂者緣衣也楊氏復以少牢爲展衣士昏爲緣衣蓋徒以大夫士意衡之而不知士昏禮女亦攝盛也

又案士昏禮女次純衣疏云不言褖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褖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褖彼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褖不異其色是也又女從者畢沙元注沙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沙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色不獨女從者畢沙元爲然矣

凡祖禓皆左在衣謂之祖在裘謂之禓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祖決遂注祖左免衣也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大射儀司射適次祖決遂注同聘禮受玉畢禓降立注凡禮禳祖通禓者左疏云言吉凶皆祖左也士喪禮主人左祖檀弓云吳季札左祖右還其封大射亦左祖觀禮注凡以禮事者左祖是凡祖禓皆左也在衣謂之祖者如鄉射記大夫與士射祖纁襦又云君祖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正贊祖公祖朱襦是也在裘謂之禓者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禓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禓之麑

裘青豻褒綏衣以褖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褖之狐裘黃衣以
褖之是也士射經雖不云袒何禫其實當亦有衣不肉袒但
不必定以纁禫朱禫故不言耳說者或以爲肉袒非也若肉
袒及右袒則經必特言之如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觀
禮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是也大射言袒不言褖者舉冬以該三時也鄉射言
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褖不言袒者舉春秋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褖不言袒者舉冬以該三時也鄉射言
袒不言褖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時不
用裘故也覲禮言袒不言褖者周禮大宗伯秋見曰覲其時
亦不用裘故也覲禮並不言裼者蓋其節文別見於三時禮
中故文不具也

又案不袒褖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
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有藉者則褖孔氏正義曰左袒
出其褖衣謂之爲褖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此定說也吳氏
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褖衣爲褖曲其領而掩蔽褖衣爲襲近
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褖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
聘禮褖降立疏云裘上有褖衣褖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
服之等夏則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春秋則袷
秋三時皆曰中衣不曰褖衣之上有上服皆同賈氏於春夏
有褖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郝氏敬以裘之外即爲禮
服皆非也至於萬氏斯大曰裘上有褖衣不加深衣曰褖加
深衣曰襲夫深衣尚卑于元端豈有行聘之時皮弁服上反
加以深衣之理其謬尤不待辨矣

凡執玉有藉者禓無藉者龔

廷堪案有藉無藉其說有二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龔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纏藉玉禮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禓無藉者則龔鄭氏注藉藻也陸氏釋文藻本又作繅禓龔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禓見美亦文無藻爲質龔充美亦質皆以繅爲龔者也此一說也曲禮鄭注又云圭璋特而龔璧琮加束帛而禓亦是也則以束帛爲藉者也此又一說也聘禮上介不龔執圭屈繅授賓疏云執玉其有藉者則禓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介不龔受之時也其無藉則龔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龔受之時也此釋鄭氏前一說者也曲禮正義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禓龔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禓龔

謂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龔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禓亦是也此釋鄭氏後一說者也又表記子曰禓龔之不相因也鄭氏注禮盛者以龔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禓爲敬受享是也亦用後一說是後如陳氏祥道陸氏佃楊氏復敖氏繼公陳氏澔皆主以束帛爲藉之說而不取以繅爲藉之說近張氏爾岐江氏永諸儒亦然則後說之義長也朱氏熹曰陳氏陸氏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益愼之也至於曲禮正義又引皇氏說圭璋既是寶必以物覆龔之又云非但人有禓龔其玉亦有禓龔則非經注之意不可從

又案或疑專主鄭後說恐遺漏經文賓介一邊戴氏震曰聘

之襲也其時去纚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禒也雖去纚而有錦帛爲之藉鄭氏兼纚與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上介不襲云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纚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後人誤會而以垂纚爲有藉屈纚爲無藉殆失之可謂深得鄭意矣

又案射禮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見射例中

凡縮髮謂之纚宏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廷堪案士冠禮陳設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又再加設笄疏云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若安髮之笄則緇布冠亦宜有之（緇布冠無固冠之笄）此男子之纚與笄也士昏禮親迎婿纚笄注纚韜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又安從者纚笄又婦見舅姑纚與笄也皆安髮之笄也士冠禮陳設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此固冠之笄也惟男子有之士冠疏云笄有二種一是弁冕固冠之笄特牲饋食禮祭日主婦纚笄注纚笄首服此婦人之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無安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固冠之笄但用缺項士冠禮缺項注缺讀如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

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薗爲頍葢以漢法況之故王氏應麟引隸釋武榮碑闕幘以證卷幘也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葢有所傳敖氏繼公及近江氏永乃別爲之說然於他經亦無確據固不若注說之猶爲近古也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緎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既用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豹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章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一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緣衣三也賈疏謂緣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凡甸冠弁服二也韋弁服三也爵弁服即爵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艸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

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那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即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緅布衣司服注又以爲緅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益用纁衣韋弁服益用緅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禓衣非正服也禓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五終

嘉應葉蛟舊校
南海陳詔鄒伯奇新校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畧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畧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畧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醴婦畧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壻畧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畧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覿于主君畧如士介覿之禮

凡大射飲公畧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畧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六

學海堂

欽淩進士廷堪著

禮經釋例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畧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行禮之明日主人釋服注釋朝服更賓拜賜後主人釋服元端也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

鄉射禮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

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
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
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
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畧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
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
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
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擯者
而已不立之蓋注又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于飲酒之正
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不出外
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此醴當作禮又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
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
禮賢者爲賓其次爲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爲介
與鄉飲酒相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
酢亦畧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鄉飲酒唯用醴不
用酒及酬賓有束帛儷皮爲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
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謂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
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爲之若不醴子而醮則此禮亦因之而
用酒歟用酒則爲饗蓋兼取鄭賈二說

凡燕四方之賓客畧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

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脅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卽席小臣請執幂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也脅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四方之賓客唯無膳尊膳爵餘皆如燕其臣之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已之臣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西北面者猶之燕已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救也音棘从芊省與苟且字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

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
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此
燕之盛禮蓋兼四方之賓客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
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
孔子屢歎之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爲陔夏者蓋以爲
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奏陔之文其實
禮器大饗卽賓客燕饗之饗非祫祭先王不必牽合助祭也
几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舅如食禮
延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卽席贊者設醬
于席前葅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
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葅醢在其南
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
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
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
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
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
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人
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
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清黍稷俎豆無籩似食禮卒食後
酌酳又似祭禮所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
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
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婦至

設饌同牢禮也皆畧如食禮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
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疏云食禮既亨
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
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
特饗之客之也饗賓介爲介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
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此是食禮故云侑幣致饗以酬幣亦
如之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
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大夫于賓
壹饗壹食此饗在食前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

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
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觀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
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
上公三享今周禮掌客三享作饗下同三食三燕侯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
一享一今周禮作一享下同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禮唯
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亡不可考矣士昏禮舅姑共
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注以酒食
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
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
燕則更使人舉爵此即鄉飲使人舉觶燕禮使人勝爵也又云舅姑先降自西
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酒禮殺但取俎授從者饗食禮盛故歸之也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敖氏從古文作帛疏云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又云饗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饗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大畧而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三者儀節大概相似

而少異也又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簠饗禮今亡疏云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饗禮亡無文以知之故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益亦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竊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益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竊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黍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饗之饗觀郊特牲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器爲祫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畧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

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
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筵末坐啐醴捷
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
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畧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
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
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
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
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
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
醴婦也亦大畧如禮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
姑尊猶之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記壻見女父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
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此禮有獻酬有
薦與士冠禮醴賓以一獻之禮同但無束帛儷皮耳非聘禮
禮賓也舅姑饗婦送者亦然但彼曰饗此曰醴爲異

凡女父見壻畧如見賓客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注主人女父也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
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
人不降送此親迎壻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
拜稽首主人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辭其奠摯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見主人即女父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此不親迎壻見主婦之禮也壻見主人亦畧如賓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畧如臣見君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姑席在阼席于房外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婦見舅之禮也婦奠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降階受笲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畧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覿于主君畧如士介覿之禮

廷堪案聘禮上介覿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入東上坐

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此士介覿之禮也又
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
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
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
中庭此覿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畧相同葢賓之私獻
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于公之禮

凡大射飲公畧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廷堪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降洗角觶
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大射作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
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此下賓飲爽爵燕禮
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媵觚（大射作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
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大射作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
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
觶（大射作觚）與唯公所賜二禮大畧相同唯飲公之禮公卒此觶
媵觶之禮公取此觶爲士舉旅爲小異耳（詳見射例）鄉射記若飲
君如燕則爽爵注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奠棗腶脩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畧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棗栗席于廟奧
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奧者舅祝盥婦
盥于門外（疏云盥于門外此亦異于常祭）席于北方者姑席也祝盥婦
婦執笲棗栗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

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此奠菜于舅也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
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此奠菜于姑也婦出祝
闔戶注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堇不設饌此禮無佐食但
有祝較祭禮爲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
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菜畧如祭禮也聘禮授
幣訖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
從入注更云主人者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敖氏曰不稽首變于
廟中之稱也
祭祝不拜注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
辟君禮
于牖西注少頃之間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
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出告

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介將行有事
于禰廟也又反命訖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豆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
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
有司徹之舉觶也席于阼注云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
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禰廟也皆畧如
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也將行
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變爲文也又禮
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即據此禮而言
又案聘禮記賜饔唯羹飪筵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
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

器于大夫胖肉及廋車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胖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此禮亦畧如祭禮也

又案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生物其廣大精微一焉何以言之梅與杏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桃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鶩與鶩相類矣而有不類者雞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馬與驢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牛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蠆蝎化蜮相類矣而有不類者蠹之爲蟫蜮之爲鼈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此天地之生物也而聖人之制禮亦如之

鄉飲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舉觶與燕禮媵爵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

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畧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

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禮經皆有

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葢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視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畧同是燕朝即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即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大僕鄭注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聘禮圖事于此又聘禮授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官陳幣使者入是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司士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此正同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此入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此使者入是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此君入方是入路門路門即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外即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飧後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即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大門即庫門故朝士鄭注亦以外朝在庫門外也即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天子之外朝也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

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禮之朝即大射之朝疏既誤分爲二又不知聘禮授幣及反命皆在路門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延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閾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

宿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涖卜（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闑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閫西閾外此卜曰之門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即廟門是卜亦于廟門也筮亦有不于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

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筵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筮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即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乃釋櫝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申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于卜曰之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兔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注涖卜族長也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

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也此即京氏易項氏安世曰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代揲蓍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

又案世所傳筮儀甚弁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

廷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

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瑟下越孔　內弼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次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鏄建鼓應鼙朔鼙簉鼓皆陳于庭是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簴應田縣鼓鏞磬祝圉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蓋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鼙移于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弼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弼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工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禮大樂衆也）僕人正徒相大師侯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弼挎越（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挎越鄉射燕禮皆面鼓執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

笙是磬名非笙簫之笙　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鼖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注以爲辟君位也陳氏暘以爲建鼓應鼖不設于東縣南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亦頌鐘其南鏞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鼖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鏞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北縣不全敖氏繼公張氏爾岐皆以爲辟射位說與注異又云簜在建鼓之間注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戴氏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也又云鼖倚于頌磬西紘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鼖將之鼖蓋所以代祝者故大射有鼖無祝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有磬無鐘　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延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
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
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　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
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凡四節鄉射禮遵人獻酢之後工入升
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
者注云志在射畧于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合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

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
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亡　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
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畧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
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
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諮事恐非
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
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即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
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
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即笙管
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

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澔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延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鄉當作卿疏亦作卿字冠義亦

作卿大夫詳見賓客之例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元端爲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見君必易元冠元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注主人婿也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袡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素衣追師鄭注云衣緣衣者服次考士妻當服纚笄宵衣見此經下文及特牲禮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纊極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盛葬奠即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賵賓奠幣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俱知昏禮爲攝盛

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　是適子冠于阼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即醮于房外　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于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于阼或醴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也

士冠禮三加訖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義云戶西爲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醴于客位也至于庶子則冠于房外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

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謂諸父諸兄冠之曰主人紹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適子冠于阼少北醴于戶西皆辟主人也若孤子則自爲主人故拜與禮皆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士冠記云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士禮父沒其子繼世爲諸侯故公冠篇自爲主人如孤子冠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延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注南面位詳見上例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之以醴兼饋舅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牖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其養統于適也是庶婦醮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于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之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蓋以經記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敖氏又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歟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面于戶牖間也

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卽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卽爲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雖長不得爲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爲宗子矣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母邮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母邮爲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得爲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爲大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爲爲後亦見襄二十三年傳則適兄且爲庶弟之後矣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則非宗子封建既廢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子矣隋劉光伯駁牛里仁

大夫降服議曰右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緦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士大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寸祿猶使之主祀可謂貿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傳學者多高談心性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方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右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率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故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士之子恆爲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侍牲之嗣子舉奠皆宗子也若庶人則失其宗祊所謂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者也見左傳昭三年不得爲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氏之陋往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案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注容者再加爵弁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加爵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玄端爵韠如再加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醮用酒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如將冠時盥主人降也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如醴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尊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若殺則特豚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邊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齊之注齊當爲祭字之誤也皆如初齊肺此二者皆醮用酒之禮每加皆

醮一醴三醮醴質酒文也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以醴爲周冠子之法醮爲夏殷冠子之法益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廷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靈曜惠氏棟曰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一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皆

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筭至三次也今筭筭法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壻用昏使者則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卽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卽前疏曰未出時二刻半也又案昏昕者卽今之曚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一十八度爲曚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曚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

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曚影刻分則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天頂爲一邊天頂距曚影限爲一邊赤道卽春秋分去北極九十度北極距天頂爲一邊一百八度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春秋分曚影刻分也求冬至之曚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冬至爲一邊象限內加距緯卽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冬至曚影刻分也求夏至之曚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出地距夏至爲一邊象限內減距緯卽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

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夏至曚影刻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春秋分曚影六刻五分冬至曚影六刻十二分夏至曚影八刻九分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

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爲總弧減爲較弧各取其矢相減用矢不用餘弦此休寧戴氏法餘折半爲中數又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爲矢較以中數爲首率以矢較爲二率以半徑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四率即所求角之正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此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于廟門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廟（陸氏釋文廟古字）門注廟謂禰廟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堵之室也又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行于寢也然所謂寢者指婦至壻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士昏禮納采主人筮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不于寢也成禮後婦見舅姑亦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

拜出注壻見于寢則又與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會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傳家禮王氏亦以爲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葬文公斷能其不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六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葉蛟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七

校禮堂文集

學海堂

欽淩進士　廷堪　撰

擬璿璣玉衡賦　并序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東原戴氏書補傳曰考之周髀有北極樞及北極璿璣之名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極是也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極是也是知唐虞時作璿璣運旋於中所以擬夫黃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周髀所謂七衡以界黃道其中衡則赤道或古之遺制歟廷堪案自漢太初以來推步家不知有黃極雖授時之精於測驗於黃極亦茫如也至西人始發明之儒者驚爲創獲不知其名已見於舜典其解已具於周髀後人囿於傳注未之詳也戴氏之言信而有徵乃竊取其意

擬爲璿璣玉衡之賦至於吕覽引黃帝之言所謂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卽弧三角從地心起算之理則以廷堪之鄙見附焉其辭曰

稽古帝舜受命之年德協放勳欽若昊天在彼璣衡用象大圜乃召羲和詢其說焉曰夫璿璣玉衡之爲器也行健遠法乎乾敬授近取諸萃厥理既深厥數尤賾或曰璿璣者渾儀也其制三重玉衡者橫簫也其長八尺兩曜之升降轉之則符五步之勾已窺之則得或曰七政者北斗之七星也魁之四星爲璿璣杓之三星爲玉衡運中央而各建闚四時而遞行孰是孰非孰中孰失汝世其官知之宜乘敷對無隱欽哉汝羲和拜手稽首颺言曰臣聞天有赤極是名北辰蓋左旋之所循也又有黃極是名璿璣蓋右旋之所依也故北辰者赤道之樞動天樞之而西趨璿璣者黃道之紐七曜恆星由之而東走是故兩極之相距亦如赤道之距黃二十四度而弱兮二十三度半而強故璿璣者較赤極而尤重而言天者之所必詳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四時因之而遂成蓋七政者七衡也昔者有熊氏迎日推策厥名乃見於算經故玉衡者歲實之所麗而言天者之所必精璣衡之名既定璣衡之理可推儀象具備臣請察之一曰日躔太陽本天厥象橢如日行其上盈縮各殊其縮末盈初二象限歷八十九日而不足其盈末縮初二象限歷九十三日而有餘或起春分之際或起冬至之時起春分者交點起冬至者最卑平行別於

視行恆氣岐於定氣視行則更日而差定氣則逐節而異若夫歲實有消有長高卑或後或前雖黃赤之大距有定久遠而亦有微遷此則依古無一成之法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一曰月離夫太陰之有盈縮初均次均之有四輪斯則太陰之所獨月本無光借日爲明晦朔弦望因之而生其與太陽同度也謂之朔其與太陽對衝也謂之望其在日西一象限也爲弦之上其在日東一象限也爲弦之下每日右轉十有三度二十七日轉終之數轉終既周至前朔處斯時太陽之違月而東也已歷二十七度而奇故必又行二日乃能及之所以計日二十有九始爲合朔之期蓋三百五十四日首歲策也三百六十五日者歲實也以歲策與歲實相較而多十有一日也合三年而多三十有三故必置閏而四時無失也一曰五星五緯在天各有歲輪遲速留逆以日爲根其衝日也如月之望則爲衝其合日也如月之朔則爲伏其離日漸遠也星在歲輪上斜行故東移之度速其距日及象限也星在歲輪上直下有類平轉故東移之度遲其離日未幾也星在歲輪上平留其距日將半周也星在歲輪上左退有類乎逆既合以後則見於晨既衝以後則見於夕歲輪之大同於日天繞日圜象得此乃宣土木與火圜象最大以日爲心包地之外金水圜象小於三星不能包地附日而行亦有輪狀伏見以名蓋五星之行次也高下各有等差經緯各有定向疏證而得其本原可以破穿祥之矯妄一曰交食夫月之交黃道也與黃之交赤同其

交自南而北也爲交之中蓋白道
之中正二交若黃道之春秋二分其交也偏於黃道逐交而西
徙非若二分有一定之處而不芴是故日躔在黃道上東進交
行在黃道上西退每一交終而退一度有半約一百七十三日
而與日會在朔而日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同而度同在望而月
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對而度對蓋蝕日者月體蝕月者地景日
食則易地改觀月食則薄海相等地圜而景大故時有早與晚
之分月卑而日高故人有見不見之境一日恒星動天左旋上
布節氣十有二宮終古不易恒星右移判然爲二是爲歲差其
數極微六七十年度分始知譬如今之春分也日在大梁而中
星爲鳥冬至也日在元枵而中星爲昴設歲差之逾三十度也
春分在奎而東井是稽冬至在斗而東壁可考閱歲二千東差
一次閱歲逾萬南北易位彼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
由不明恒星東徙之故而失之拘墟者也是故天與恒星相較
而歲差出焉日與恒星相會而歲周秩焉黃赤斜倚而節氣辨
焉日月循環而盈虧嬗焉黃白交錯而薄蝕見焉日與五緯離
合而遲疾順逆起焉地與諸圜不同心而高卑盈縮紀焉既明
法原當明法數方圜相涵請陳厥故昔黃帝誨顓頊之言曰爰
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制彼天體謂之大圜剖此地心謂之大
矩夫大圜者弧也大矩者觚也方之與圜無率可通比例之術
於是斯窮乃分圜周爲四象限一正一餘釐成八綫居圜之內
曰弦曰矢在圜之外割切繼起以直求曲淵哉斯理三邊求角

三角求邊或斜或正分秒無愆嗚呼作之者惟聖述之者惟賢
此璿璣玉衡之制所以法垂守於萬年帝曰俞欽哉乃庸作歌
曰卿雲紀縵兮光華復旦兮日月重輪兮黃帝乃治璣衡炳煥兮羲和乃歷載歌曰昊
天其清兮大地其寧兮泰階其平兮又歌曰七曜麗天兮璧合
珠聯兮天子萬年兮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
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
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
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
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
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
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
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
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
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
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
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
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

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雜脤賓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益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井也非槩氏之鎔鑄不能爲劍焉非槩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輸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輸人之繩墨不能爲輮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劍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輮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益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

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圓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衰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

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讀顧命

天子即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尚書顧命尚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昭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偵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繩天子東遷以後之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卿是如何鉅典即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漫不及之而待召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於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嗣子舍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

守所繫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特隆其文以別之非常禮可比也況天子卽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旣葬未脫衰絰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圭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明乎此則世之遵護顧命或以爲有闕文或以爲在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

讀孟子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後之推步家皆以星辰爲卽晝夜一周之天若然則孟子何故於星辰之上又云天之高也爲此重複之文乎蓋天者卽西人所謂宗動天也星辰者卽西人所謂恆星天也恆星天之上更有晝夜一周之天西人謂之宗動天此天以南北極爲樞

以赤道爲中圍挈七政并恆星而左旋恆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道而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使恆星卽晝夜一周之天則冬至千古如一無歲差矣秦火之後古法不傳世儒遂誤謂恆星天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皆揣度之辭未能眞知其所以然也自西人入中國始以宗動天發明歲差之故學者以爲得未曾有不知古人蓋先知之矣使古人祇知恆星爲天則星者恆星也辰者卽恆星所分十二次也孟子著書但云星辰其義已足今旣歧天與星辰而二之則其必知星辰之上別有一天也明矣蓋孟子此言爲歲差而發非徒日至也夫日至者起算之端卽每年歲實之一周雖小餘有强弱之殊卑

行有前後之異而皆與星辰無涉況歲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者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耳欲求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之故非以宗動天與恒星天相較則無以得其端倪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後之儒者惟鑿空談理而已故驟聞西說或以爲創獲而驚之或以爲異學而排之愚以爲皆非也西人之說徵之虞書周髀而悉合古聖人固已深知之非吾所未有凶說之者不得其意耳則驚其爲創者過也西人之說既合於古聖人自當兼收竝采以輔吾之所未逮不可陰用其學而陽斥之則排其爲異者亦過也古書雖不盡傳就其存者而推之虞書周髀而外孟子數言尤其明而易見者也歲差之故孟子既已知之而言之矣而謂宗動天之說始於西人豈篤論哉

氣盈朔虛辨

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恒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二周爲即歲實也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

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既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厤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便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貿焉書諸簡册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試因蔡氏之說以平朔恆氣約計之假如甲年甲子日子正合朔亦甲子日子正冬至是爲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冬至則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戊午較甲年十一月初一日甲子日少五日有奇此朔虛也冬至當爲己巳較甲年

冬至甲子日多五日有奇此氣盈也戊午爲初一日則冬至己巳爲十二日較甲年冬至合朔同日者相差十一日也至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壬子冬至當爲甲戌壬子爲初一日則冬至甲戌爲二十三日平朔小餘積三年多一日至丁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丁未冬至當爲己卯丁未爲初一日太建晦日爲丙子小建晦日爲乙亥則冬至己卯必在次月故取此月之前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則丁未朔爲十月初一日而冬至仍在十一月矣此自然之理不但非神奇竝非勉強也夫甲年合朔冬至同此甲子日則乙年戊午合朔少五日己巳冬至多五日皆以甲子日起算猶可云此年甲子至彼年甲子共三百六十日也至於丙年壬子合朔少五日則與戊午日相較甲戌冬至多五日則與己巳日相較合朔冬至竝不同日安得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乎然則三百六十日者干支之六周而已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爲一歲之常數也知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爲兩事知干支六周非一歲之常數則氣盈朔虛自不煩言而解而閏月之所以然已思過半矣

七政隨天左旋辨

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

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道爲中圍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臆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易景顚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揜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偏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祇此右旋十三

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案少識懸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鹵莽也明史麻志洪武十年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術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者乎可見知之者不能罔也宣城梅氏之論左旋也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義安可以據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固已洞見其非矣宋書天文志引劉向難夏麻列宿日月皆西行之謬是其論久紲於前代何橫渠之說入人之深牢不可破也余自恨向者惑於是說如墮雰圍中久之始得其塗因知世之昧所從入而畢生茫如者多矣嗟乎讀書所以增長智慧也孰知乃自塞其智慧哉故書此以告同志毋似余幾墮雰圍中而不出也

好惡說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言誠意在好惡也又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忿懥惡也好樂好也此言正心在於好惡不離乎視聽與食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修身齊家在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專言惡也下文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亦在於好惡也終於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案左傳昭公二十有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

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
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卽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
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
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
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卽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

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
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審行
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
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
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
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
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明矣

愼獨說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
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

子愼其獨也此卽學庸愼獨之正義也愼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爲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愼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愼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愼獨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以禮器證之愼獨非指禮而言者邪今考古人所謂愼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卽愼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愼獨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尙何疑乎

論語禮後說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後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朱子集注不用其說以後素爲後於素也於考工記舊注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如蕭山毛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皆知古訓爲不可易而於禮後之旨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倘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

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今爲解之如此

中星閏月說

歲實一周較原星度分必有微差日至非恆星所能馭也然聖人祇就恆星而分十二次焉其日至歲差之故則以中星考之合朔一周較一次度分必有不及四時非月離所能馭也然聖人亦祇就恆歲而分十二月焉其四時不齊之故則以閏月定之何也恆星之升降出沒人所易明者也本天右徙則難明矣太陰之晦朔弦望人所易見者也節氣過宮則難見矣聖人豈眞有所不知哉特取易明易見者而敬授人時耳其所以然之故則別立法以變通之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羅睺計都說

羅睺計都卽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卷注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瓔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西法中交正交之名與古法相反蓋月道交黃道亦如黃道之交赤道也其交之自南而北謂之正交古名中交如春分之交點也其交之自北而南謂之中交古名正交如秋分之交點也其黃白大距五度有奇

亦如二至之黃赤大距二十三度有奇也在黃道之南日陽律如冬至之距也在黃道之北日陰律如夏至之距也但其兩交無一定之處每歷二十七日有奇則一交終而其交點在黃道上西退一度半弱約不滿二十年則其交徧於黃道非若春秋二分終古一定而不移也如日與正交同度也則日爲之蝕自是日而後日躔過正交進而東移而中交在黃道上退而西移凡六交每二十七日有奇六交約一百七十餘日交點在黃道上西退約九度而日躔東移已一百七十餘度適與中交同度而與正交則對度矣故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大率一百七十三日而道始一交也過中交之後至正交亦如之日與交同度則爲朔而日爲之食月在日下日爲月掩則蝕日者月體也日與交對度則爲望而月爲之食月與日冲爲地所掩則蝕月者地影也若月不入交而但與日同度對度是同度不同道也則爲朔望而不食若月但入交而不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不同度也并不得爲朔望則更不食矣大衍術議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亦就交行與半交之所在而言此八道皆在黃道上并黃道而九非眞有此九道也所謂春夏秋冬者皆指日所躔之處非指日所躔之時也每一交終西退一度半弱以二十七日有奇除之一度通作六十分故曰每日西行三分有奇此推步家便於運算非兩交在黃道上每日實有行分也術者不察此理以爲羅睺計都某日在某宮幾度爲人決窮通得失不

亦謬乎

黃鐘說

黃鐘爲萬事根本蓋言律度量衡所從出也黃鐘者律也黃鐘起於一黍黍之積而爲分也分之積而爲寸也寸之積而爲尺尺之積而爲丈爲引也所謂度也原其始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龠也龠之積而爲合也合之積而爲升升之積而爲斗斛也爲釜也所謂量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銖也銖之積而爲兩也兩之積而爲斤斤之積而爲鈞爲石也所謂衡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然則西人點線面體之說古聖人固已嘗言之後人特未之察耳世之學者但知平弧三角爲古聖人勾股之精而以幾何之點線面體與九章本末不同咸以爲西人之新意而不知亦中國所自有也何以知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知之夫黃鐘生於一黍數之所始也非西人所謂點乎黃鐘之長九寸由黍之所積也非點之引而爲線乎黃鐘之圓九分非線之引而爲面乎黃鐘之實千二百黍非面之積而爲體乎是故度之爲分爲寸也是西人由面而體之說也而律與衡實兼點線面體而一之何也音之有高下物之有重輕非具點線面體之全不能該也夫三角不同於勾股者其名耳黃鐘不同於點線面體者亦名耳理則未嘗不同也元聖之測天也以髀神禹之行地也以矩然則聖神之功莫有大於平弧三角者矣虞之帝也曰同律度量衡周之王也曰謹權量審法度然則帝王之政

莫有先於點線面體者矣而平弧三角實亦出於點線面體信哉爲萬事根本也而古聖人直以黃鐘二字賅之可謂簡而要矣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謂西人之學爲吾所未有而彼獨得之者非也爲吾所先有而彼竊得之者亦非也今夫理之在心也非猶視聽持行之在身乎彼視聽持行之在身未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也而謂此理之在心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乎必不然矣彼有幾何而能用之吾有黃鐘而不能用之此學者之過也於西人何尤於西人又何羨乎學者知勾股而通之不必歧三角於勾股之外則知黃鐘而通之亦不必歧點線面體於黃鐘之外矣或謂幾何起於一點至細也而黃鐘之黍方之則已鉅似不能比而同之也此又不然夫點雖細有形可見也有數可稽也非麤於空虛可知矣夫細之而至於塵極矣以塵與黍較則黍爲鉅矣使離朱察之則又以細於塵者與塵較則塵復鉅矣形與數鉅細亦何常之有古聖人特借黍爲形數之托始耳不必泥其跡也由此觀之大之而典樂授時小之而考工制器何一不由於點線面體即何一不出於律度量衡故曰黃鐘爲萬事根本也

與焦里堂論路寢書

里堂先生足下承示羣經宮室圖受而讀之至宮圖第八篇新考定路寢之制鄙意竊有未喻者寢廟之制見於禮經鄭氏注詳矣寢廟制皆如一鄭又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此說非是觀顧命可見後儒雖偶有異同不足

據也今足下乃改之以爲東堂東鄉東夾在其後西堂西鄉西夾在其後東序則曲而指於東西序則曲而指於西西房之後又增一北堂與東房之北堂北階相竝曲引經注以證之辨則辨矣恐未能合經注之本意也今以足下所引者聊一獻疑焉願足下教之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本書誤作爨饎於西堂下注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坫饎爨南齊於坫雖近西壁尚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也注所謂南齊於坫者指饎爨所在也非指西堂也特牲記曰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相稷在南所謂南北直屋相者即南齊於坫也稷在南者稷爨在黍爨南也注本易解足下不讀稷在南一句而以爲指西堂在南檐之北北檐之南恐不爾也又引特牲饋食云盛兩敦陳於西堂注盛黍稷者宗婦也遂謂西堂若面南是時衆賓衆兄弟列於階下主婦宗婦不當登降其間案特牲饋食禮視饎爨及陳兩敦之際衆賓衆兄弟尚未至也何容代爲慮乎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此小臣師之位也又云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面爾卿此公自阼階席上降階而爾卿也今足下刪去降字又刪去爾卿字以爲小臣不當與君竝立疏矣即以此位而論公位亦在小臣師之南小臣師在公後也何得云竝立乎葢東堂西堂皆南鄉東夾在東堂之北西夾在西堂之北（公食大夫禮東夾南東夾北者皆以近夾故也）東堂下者即阼階東也西堂下者即西階西也堂東者即堂之東壁下也堂西者即堂之西壁下也故大射有次三耦皆俟於次鄉射無次三耦則俟於堂西祖決遂亦

於堂西取其隱蔽而已今足下以堂西爲在西階西則鄉射三耦祖決遂皆在顯處矣東堂下爲東堂之東則小臣師轉在隱處矣無是理也足下又引大射儀工人士與梓入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階下司官埽所畫物自北階下爲由北階可至於堂之證案升自北階由東房而至於堂自是寢廟本制與足下新解無涉也至於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及薦六豆之等此是公親爲主人故饌自東房而出聘禮歸饔餼六豆之等陳於兩夾此是聘賓即館之後主國之君使卿歸使者饔餼之禮無主賓之儀陳之而已與公食大夫禮迥不相侔也而足下申之曰夾通於房陳於夾以便薦於房也豈聘賓在館自爲主人由東房薦饌於庶乎且東夾之饌自東房出西夾之饌亦自西房出乎主人在阼階上故饌皆陳於東房而薦於堂今日薦於房亦非鄉飲燕食饌於賓館之禮與主人親食賓於廟之禮判若逕庭而以之互相比勘似亦牽强大射儀云賓之弓矢皆止於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於堂西李氏釋宮以爲西堂下卽堂西此蓋經之變例無容曲爲之解足下皆反之所謂强經以從己耳東序之東爲東堂西序之西爲西堂鄉射所謂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者卽正堂之西序也足下謂東序西序指東西堂之序非正堂之序若然則正堂二序東西堂各二序兩北堂又各二序是寢廟凡十序矣何禮經僅曰東序西序而不分析言之乎案公食大夫禮立於序內西鄉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所謂序內者卽堂

上東序之內也如足下所云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乎足下又引鄉射謂東序東非東堂不曰東堂而曰東序東益知東堂西堂非南鄉案鄉射主人弓矢倚於東序東者即東堂也如但曰東堂不變文曰東序東則弓矢倚於東堂何處乎如東堂東鄉東序曲而指於東則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矣　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室礙也凡足下所據以爲說者唯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鄭注雖自明晰而說者間有異同或可附會其他則不敢以爲然也如鄙論非是亦乞破其迷惑進以所未逮幸甚幸甚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七終

嘉應葉輇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